

贺《巍巍芙蓉峰——琼纵老战士孙惠公的故事》出版

□ 林志坚

一卷新书今面世，
春风缕缕倍神怡。
卧龙峻岭烟霞美，
孙氏锦章功绩奇。
细心沧桑添酒兴，
欢同文友诉心思。
党人铁骨撼魂魄，
后继长征再举旗。

我已经出发

□ 杨冰

春雨正在沐浴我的青枝绿叶……

春风正在抚摸我的头发，还有我的泪花：
但春风分不清哪是老天爷的雨水，
哪是我的泪水？
但春风分不清哪是老天爷的汗水，
哪是我的汗水？
却总是一路为我笑啊笑啊，
因为春风认识我的出发！

春雷当然也分不清哪是老天爷的雨花，
哪是我的泪花？
却总是一见到我的出发，
就掌声哗啦啦：
因为春风春雨和春雷都认识我的出发！

只有闪电，只有闪电最明白——
闪电的高度和速度，
春风春雨和春雷都无法到达，
当然就无法检测：
闪电的讲话，你听见了吗？
“只有出发——
理想才能开花！”

闪电一路引领着我的汗水和泪水，
出发！出发——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无论是雨水，还是泪水；
无论是泪水，还是汗水；
无论是露水，还是鸟鸣，还是朝霞；
都是我的花……

所有的美好，
都在路上——
路边的鲜花，让我目不暇接，
所有的美好，
都在路上——
路上有多少蓓蕾？有多少奇葩？
所有的美好，
都在路上——
路上有多少朝霞和晚霞？

七绝·闲居随感（外八首）

□ 陈诗颖

沙际蒹葭山路远，斜阳映水后窗凉。
近观前海空不见，原是天阴日色茫。
茫：迷茫。

七绝·暮春

陌上花开飞鸟过，山间雨落路人留。
归期无计空余岁，草色烟光映水流。

七绝·中秋

寒林露冷雁南飞，紫陌花开又北归。
秋水满池不见月，但观远影众山巍。

但：只管。

七绝·暮秋

水阔云低草木凋，鸟鸣花落远村萧。
林间烟树参差立，亦有枝头向碧霄。

七绝·除夕

落日映山沧海事，溪桥杨柳渚莲花。
浮云掠水天鹅过，冬暮登高应岁华。

岁华：时光，年华。

七绝·元宵

江清月夜空山近，沙屿含烟碧海遥。
枝影扶疏天地阔，露华初起竹灯飘。

元宵：元宵；露华：月光。

七绝·偶得

云岚落尽半山晴，溪谷归流碧涧清。
若问此泉何以激，只缘活水向其行。

云岚：山间云雾之气。

七绝·望远

层峦叠嶂风难撼，烟水苍茫浪不惊。
骤雨忽来幽谷净，拾阶临近见天晴。

苍茫：辽阔。

七绝·随想

古柏参天半岭间，飞花落地碧池边。
凡尘俗子犹如木，傲雪凌霜又百年。

邢福义先生的浓浓家乡情

□ 匡鹏飞

贯，我总要自豪地回答：我来自海南，来自海南的黄流，来自‘天涯海角’的边边”。在《黄流村志》代序后记中，他表达了对家乡的深厚感情：“黄流这方土地养育了祖祖辈辈黄流人，祖祖辈辈黄流人凭借着这方土地创造了具有特殊价值的黄流历史和黄流文化。”离开家乡后，先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家乡。《根在黄流》一文的结尾处，先生深情地写道：“一方水土滋润一方人。我1952年离开黄流，当时十七岁，还是个少年。时间过去了四十年，可是，夜里做梦，还常常梦见在家乡玩耍，而且梦里的我竟仍然是个少年！我在武汉，可我的文化素养的根仍然扎在黄流——我的家乡！”

先生感恩海南的母校。1949年9月至1952年2月，先生在黄流中学读初中（当时校名为崖县初级中学）。在母校成立60周年的2007年，邢先生为《黄流中学校志》撰写了序言，该文后来以《黄流中学怀想》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先生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对母校的回忆和感念：“我在黄流中学度过了人生起点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段，承沐了良好的熏陶，终生受益。对于黄流中学，我有不尽的回忆，无穷的感念”。对于另一个母校琼台师范学校，先生对她也永远怀着感激之情。在发表于《中国教育报》的《怀念琼台》一文中，先生写道：“我对‘琼台’有很深的情结”“是‘琼台’，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教会我怎样学习和做人，让我有了最关键的起步。”邢先生对母校的热爱，还表现在他善于

从一个教育家的高度提炼母校的优秀传统和育人精神，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对于黄流中学，先生认为“黄流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名校，既是因为各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建树，更是因为蕴积有深厚的师德根基，具有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对于琼台师范，先生指出：“‘琼台’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利于人才的造就。两点感觉，影响了我几十年。其一，一进入‘琼台’，便感到有一股推力，推着自己去进取。其二，在‘琼台’，要取得好的成绩，必须脚踏实地去学习。”

先生心系家乡的文化。黄流是全国文化艺术之乡和海南十大文化名镇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先生长期以来为发掘和弘扬家乡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先生从专业角度对黄流的方言进行过深入研究，在方言权威期刊《方言》上曾发表《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一文。先生对黄流民歌进行了热情宣传，为《崖州民歌》一书作序，题为《黄流民歌的美学境界》，深深“惊叹家乡民歌之丰富”，揭示了黄流民歌中散发出的“南国特有的韵味”及显露出的“黄流人的聪明、才智和机灵”。先生对黄流的历史名人无限敬仰，曾在《光明日报》发表《邢梦瑛与文化黄流》一文，用“天涯师承”表彰邢氏黄流始祖邢梦瑛对黄流文教发展的历史功绩。先生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家乡的文化事业；提出了“文化黄流”的新理念；为“梦瑛文化园”和“梦瑛书院”题写匾匾、为“海南邢氏文化长廊”撰写序言；将自己的书籍

《邢福义语言学文选（上、下册）》交付海南出版社出版，为“琼崖文库”增添了耀眼的光芒。

先生1954年考上大学离开海南后，在事业上始终处于紧张的“赶路”之中，仅仅回过两次家乡。第一次是1984年春节。这次回家乡，计划了很久，因科研极为繁忙几次推迟。1983年10月，先生晋升教授，成为当时全校以及整个汉语语法学界最年轻的教授。于是，终于选定了荣归故乡的时间。时隔30年，作为国内知名学者，终于再次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黄流，饱含了多年来“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豪情壮志。第二次是2013年1月。此前，在海南邢氏教育基金会的倡议和组织下，“邢福义旧居”和“邢福义学术陈列室”于2012年12月16日在黄流揭牌，这是作为黄流现代文化名人杰出代表的先生，为家乡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再次回到家乡，亲临旧居和陈列室，体现了他对弘扬黄流文化的高度重视。如今，在先生长期的大力支持下，这里已成为黄流著名的励志勉学教育基地。

先生一直很喜欢李白的诗句“何人不起故园情”，并以此来寄托他的思乡之情。哲人已去，风范长存。先生对家乡的浓情厚意和文化贡献，必将流芳千古、永照汗青！

（匡鹏飞：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邢福义先生弟子）



报春(摄影)

汤青

草原，牧歌阵阵（组章）

□ 倪俊宇

毡房前，一位蒙古族姑娘

彩帽，飘动霞云。头饰，晃响阳光。
斑斓的袍裙，诠释五彩草原绚丽的风韵。
你向我走来。双手托着：一缕草原上的祥云。洁白的哈达，写满无字的祝福。

展现格桑花神采的两泓清冽的泉水，自明眸潺潺流淌。透过烁烁波光，我看到蓝天下，舒展辽阔的草场，牛羊群悠闲地嚼着阳光，炊烟飘出奶茶的浓香。
还有，教包上的经幡，在摇曳流动的白云……

敬酒歌，掀动马头琴弦上的波浪。马奶酒，溢出深情，溢出醉香。

那唱过羊毛一样多的长调的红唇，可是抿含着夜晚篝火旁回忆的甜蜜？沿着多情的歌声，我听到

骏马追着草浪，奔向天边。牧归的羊群，踉跄一抹抹夕照。欢声笑语中，顶碗舞蹈出快乐的节拍……

哦姑娘，你向我走来。一

股携着花草香的晨风，吹来。一曲唱醉鹰翅的牧歌，飘来……

你该是哪支套马杆边含蕾欲放的金莲花？
你该是哪座教包旁引来歌声的图雅？

草原岩画：大地铭记的古牧歌

弯角羊，长尾马，还有猎犬、驼鹿……蹄声纷沓，嘶鸣扑面而来。放牧的叫唤，穿透岁月的枯荣重叠。有弯弓的影，在闪动。狩猎的呼啸，追逐草浪尖上的烟尘。
谁睁圆了眼，与日月对视，是要探寻草原、漠野的密码，还有星辰神秘的闪光么？

总听到一种陌生的古语，在涌动，在流淌……

在广袤草原与跃动山峦之间，在呼伦贝尔，在阿巴嘎，在达尔罕……族群的足音与身影，生动着风晨雨夕，伴着着草原上的生灵活跃四季的韵律。

绚烂的霞晖，点燃心中的灵光。草原粗犷的漠风，将石质或金属凿尖下的线条，牵进许多远古的场景。

沾着草屑的茧手，引领繁多

的声音与姿态，走入峭岩的壁，丰富了山峦的内心与表情……

站在这里，你能穿越时空的隧道。思绪，驭着鹰翅飞翔。

草原的先人，对自然变换的探询，对猎牧劳作的歌吟，对命运走向的祈盼，铭记于大地的骨肉之中。
铺展成时光流逝不去的恒久风景。

哦，一部游牧民族沧桑史诗的篇章，翻开在大漠深处。千年百年，让风雪雷电读，让日月星辰读。

古战场上，看羊欢马跃

奔马的嘶鸣与矛戈的争辩，追着马头琴的弦声，走远……

漠风长吹不息，收藏了剑气与狼烟。
哪丛草叶下，有磨损的马蹄铁？哪把缺刃的断刀，凝结了战事的喧嚣？
烽烟终被炊烟掩盖。看牧草的枯荣更迭，染绿了古战场的烟尘……

牧歌，披着晨光，舒展辽阔

词五首

□ 陈松

满江红·百兔贺新春

鞭炮齐鸣，烛光耀，欢声笑语。恭祝愿，祖国昌盛，众民如意。喜庆对联门柱上，吉祥年画厅堂里。辞旧岁，百兔贺新春，图中戏。

艳阳照，阴晦去。杨柳绿，甘霖浴。九州歌盛世，惠风和煦。霞蔚云蒸生紫气，花团锦簇妆天地。景色美，四海竞妖娆，山川丽。

满江红·花开三春暖

鞭炮声声，三春暖，风调雨顺。新气象，瑞星高照，彩云相称。富贵花开红运到，吉祥鸟至财丁进。田园美，土地吐芳香，甘甜润。

海棠艳，颜色粉。禾穗壮，丰收孕。小康千家乐，异声同韵。紫燕成双穿翠柳，蝴蝶结对披云锦。翩翩飞，共度好时光，心相印。

满江红·万家灯火焕

锦绣河山，如画卷，美轮美奂。新气象，举国同庆，盛装妆扮。千里婵娟天上笑，万家灯火城中焕。闹元宵，百兔贺新春，笙箫伴。

清溪淌，杨柳拂。冰雪化，人心暖。九州阴霾散，彩旗招展。冬去春来光景好，莺歌燕舞桃花绽。田园绿，月亮洒芳华，风光绚。

满江红·黄流闹元宵

艺术花车，元宵夜，生辉璀璨。声鼎沸，万民同乐，众人称叹。七彩呈祥图案美，千家欢庆诗词艳。锣鼓闹，鞭炮响连天，春无限。

玉兔戏，形动漫。明月映，灯光灿。布衣飞笑语，热情观看。心盼年年风雨顺，神驰岁岁云霞绚，乡村游，一路太平歌，冲霄汉。

满江红·花车门前过

元夜花车，霓虹闪，光芒四射。一辆辆，挂灯结彩，造型奇特。兔子踏春沿路闹，爆竹迎面飞天落。人如潮，随喜向南海，门前过。

歌盛世，齐唱和。驱魃魅，雄关锁。接东来紫气，万民同贺。金玉满堂红似火，佳肴美酒甜如蔗。庆丰年，千里共婵娟，农家乐。

水墨乡村

□ 马亚伟

冬天的乡村，像极了一幅诗意悠远的水墨画。橙红橘绿都已谢幕而去，丰腴的乡村瘦了下来，瘦成了简洁而淡然的的水墨画。高远无边的天空，坦荡开阔的大地，巍峨起伏的群山，参差错落的房屋，一切都是墨色勾勒晕染的样子，黑、白、灰，组成了韵味十足的图画。这样的的时候，乡村像一只睡着的小兽，让人不忍打搅它的酣梦。

我喜欢在冬日里眺望远方，最好是居高临下，朝着故乡的方向，把视线推远，再推远。只有在冬季，视野才会如此开阔，才会顺着心的方向落到遥远的家乡。想念冬日里的水墨乡村，那是我记忆中最动人的一幅画。

村口的几棵大杨树，早就落光了叶子，它们挺立着笔直的身躯，傲然迎接着冬天的寒风。这几棵大树，不知在村庄扎根多少年了，连村里年龄最大的长者都记不清树是何时种上的。它们像村庄的守护神一样，屹立在村口，目送着游子远去，也迎接着归人的到来。冬天，它们只剩了一身枯枝。高高的枝头，有几只大而蓬松的鸟巢，孤单而又坚强，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也像是在眺望什么。

乡村的房屋错落有致，像是在一张偌大的宣纸上，点染出了烟村四五家，分外有一种旷远安宁的味道。房屋安静了许多，也会传出鸡犬相闻之声，不过不再那么喧闹了。我知道寒冬之时房屋里会有多暖，天寒地冻，房屋虽然简陋，但极为暖和，就像一个暖暖的结实的巢，带给我们无尽的暖意。这种温暖，绵长持久，是我们一生的怀念。

田野里空荡荡的，所有的生灵都躲进了冬天的梦中。空阔的原野，有几分忧伤和落寞，似乎在等待什么。土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寂静和辽远，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就这样绵延开去，绵延到无际的远方，让人感到天地之大，更显得人是渺小的，渺小到有一个小小的家就足够满足了。

傍晚时分，一轮夕阳挂在枝头。冬天的阳光一点也不刺眼，太阳就像一个温厚的长者，收敛了万丈光芒，变得无比慈爱。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与这轮橘红色的夕阳对视一会儿，感受它的内敛与柔情。

偶有一些不怕冷的鸟儿，在村庄里飞来飞去，它们叫着，闹着，让这幅水墨画有了些许灵气。冬闲时节，人们的脚步也慢了许多。只有这时，乡村才是悠然自得的。

如果来一场雪就更妙了！雪后的乡村实在是美啊，田野、屋顶、枝头，到处白雪覆盖。这时候，乡村的构图更为简洁，用墨更为俭省，一切都是淡淡的，浅浅的，像梦一样轻盈。水墨乡村，更加诗意盎然。

我的水墨乡村，在记忆中绵延着，悠远而宁静，美丽而深情……